



漢老台春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包括兩個短篇：「春合老漢」是描寫貧農對合作化的迫切要求及對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與信心，說明了只有農業合作化才能真正擺脫貧困。「走上幸福的道路」主要是反映了貧農要求入社的高度積極性，同時也批判了某些幹部在過去工作中保守和排斥貧農入社的思想。

目 錄

春台老漢.....	曉 声 (1)
走上幸福的道路.....	樹 茂 (18)

春台老漢

(特寫)

曉 聲

社会主义是天堂，
合作社是天梯。
方向要走对，
人多心要齐，
步步往上升，
力量大無比。

这又是春台老漢的声音。

从我到紅星合作社十几天以來，每天都能听到几次他这种声音。不知是他不会唱别的歌子还是怎么的，張口就是这支歌。一天到晚很少有住声的时候；尤其做起活來，唱的就更親切，更响亮；調兒虽不太准确，意味却格外深長。我每逢听到他这种声音的时候，他那身形、臉面就閃現在我的面前；他，在我心上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。

按說，老年人大都是喜愛自己的鬍鬚的，春台老漢却恰恰相反，他最討厭那些顯得人蒼老的鬍子；雖這麼大年紀了，嘴巴却總是刮得溜光。頭上戴一頂鴨嘴帽，帽翅上還釘了兩塊黃色的野兔皮，走起路來皮毛被風吹起波紋，簡直就像在半空中懸盪着的兩朵絨球。他那殘缺不齊的牙齒，總是吡吡着，臉上的綫条也總是向上伸展着，很少見他憂愁過，整天嘻嘻笑笑，那股愉快勁兒，就像個小孩似的；只是那條一瘸一拐的腿不如他的心意。拄着的那條拐棒，已磨的錚明光亮，手抓的地方顯然細了很多，看樣子，腿傷了已不只幾年了。儘管這樣，但他那狂熱的心灵，活潑的性格並沒受絲毫損傷。不管誰，只要和他接近一次，他身上就像有吸鐵石一樣，定准將你吸引住。

我，就是被他吸引住的一個。因此，有事沒事愛找他啦呱；就是和別的人聊起天來，不出三句話就又啦到春台老漢的身上去了，並且越啦越有趣，常常扯到深更半夜，忘了睡覺。

.....

* * * *

一天，我和社長趙春山到區委參加會議。

在路上，談起了春台老漢的一些情況。春山對我介紹說：

「這老漢今年七十三歲了，獨獨一口人，是個單身漢。從十六七歲就扛活、要飯，一直闖窮闖了一輩子，到老連個老婆沒找上，就靠着個硬棒身子干活吃飯。」說到這里他突然問我道：「你知道他那條腿是怎么瘸的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我搖搖頭說。

「那還是在他四十幾歲的時候，給東庄上一戶外號『東霸天』的地主家扛活，秋收往家拉谷子，被大車壓壞了腿。因為腿瘸不能干活了，地主就把他攆出門。啥法呢！就只好拖着條瘸腿上門要着吃，就這樣的苦日子又熬過了二十多年。幸虧共產黨來了，土改分給他幾畝地，兩間房……生活才算有了點着落。咳！儘管是有了地吧，人終久是上了年歲，再加腿累贅，有地還不是干瞪眼！在沒成立合作社以前，村里人們就這家子送些糧食給他，那家子送件衣裳給他，政府也常救濟他，就這樣對付着過活。可這終久不是個長法。去年咱村成立了合作社，大伙才商量着把他吸收到社里來。」

「到社里他能做點啥？」我關心的問。

「这么大年紀啦，還能干點啥，看看門啦什么的，就算工作吧。實際上，社員們打算管他的吃穿，養他的老算啦；都是從窮路上爬過來的哥兒們，誰還能看着他挨餓！」

「是嘛！」我非常同情的說。

「可誰也沒想到啊！這老漢到社里後，就像是年輕了，你看喜的他喲，成天笑的沒個眉毛沒個眼啦！見人就說：『沒想到受了一輩子窮，老來登天啦！』從那，他也變的那麼愛唱歌了。」

「別看社委沒把『看門』當個重要工作交代給他，可這老漢卻認真着哩，比把鎖頭可是牢靠多啦，真是瞎子拔豆楂——不離這塊地。小孩子們若到這里來玩玩，他趕快把他們哄走，只怕給踢蹬了東西；晚上聽到外邊有動靜，他趕快跑出來看看。說到這里，還鬧了場笑話呢！有一天深夜里，他突然高聲叫喊起來，『拿賊呀！拿賊呀！牽咱們的驢跑啦！……』飼養員一聽說有賊，拿起條棍子就往外追，可是跑到門口一看，大門還牢牢的關着，到春台屋里用手電一照，這老漢睡的正甜，腦蓋上滾着豆粒大的汗珠子，嘴里還呼嚕呼嚕的喘着粗

气——原來是一場夢。

〔你每天早上听到的那鐘声，就是他敲的。鐘声一响，社員們就起牀下坡。和部隊一样，鐘就是俺的号令。先前，这鐘是那个坡鼻子小會計負責的，青年人觉上緊，差不多三日两头敲晚了。他敲晚了还是小事，可給大家耽誤了活，惹的社員們天天嘟囔。那天，社委正研究換个人，这老漢却搶先爭了去。当时，社委犯了很多考慮，可这老漢一口咬定『沒有錯！』这鐘，他敲了有半年啦。每天到那个时候，鐘声就当当的响了，真是比表还准哩。人們問他究竟是什么竅門，他总是笑嘻嘻的回答道：『白活这七十多年哪，洋鐘洋表咱不懂，这些庄戶玩藝，还不是老太太擰鼻子——把里擰。』

〔別看他沒大些正式工作，可 he 比誰也忙，放下扁担拿扫帚，做了这再干那，一天到晚沒个閒时候。你看見了吧？办公室的院子多咭不是扫的錚明光亮——和石灰錘的一样；还帮助飼养員喂牲口、垫欄、鋤草、修理家什甚么的。人們劝他歇歇吧，他总是說：『力气是外財，使了还会來，就这样还不跟你們的趟



「……每天到那个时候，鐘声就当当的响了，真是比表还准哩。」

哩，再歇，再歇就成了廢物了！』

『別看他人老，思想可不老哩！不管是什麼會議，他都愛參加听听。他說：『淨新鮮事兒，听听心里亮堂。』有時开支部會議，他也坐在一旁細心听着，倒弄的你怪難為情的；假若你說：你休息休息吧，這會你參加不參加沒關係。他定准回答說：『八仙過海離了鐵拐李還行』。

『這老漢做起活來就是不管不顧的，一冬天把腳給凍壞了。本來腿就不好使喚，再加腳關節別扭，走起路來就更不方便了。我幾次勸他歇歇養養，他却說：『不要緊，隔心還遠着呢！』……』。

我心里一陣陣熱乎乎的，精神完全集中在春山的談話里，沒注意，一脚滑到泥窩里，蹲了一腓稀泥。

『嘿！思想高度集中啦！』春山說着伸手把我拉起來。兩人大笑了一場。

差幾十步就到區委了，春山還又抓緊時間說：『的確是個好人，以後多和他啦啦吧，可真有意思呢！』

* * * *

这天上午，人們都下坡去了。我趁这空去找春台老漢，想好好的和他談談、玩玩。

剛要進院子的时候，正听到他哼着那支歌在干着什么。我于是停下來，一直听他唱完才走了進去。

春台老漢在扫着院子，見我進去，向我打了下招呼，緊了緊手將院子扫停当，把我讓進屋里去。

兩間小屋，虽說不太寬綽，拾掇的却很整齐。正面放一張方桌，牆上掛一張毛主席画像；炕上的被褥虽是老粗布做的，却全是新的；牆皮、鍋台一律用石灰刷的雪白。

「这小屋很闊气呀！」我說。

「噫，差一層就成了洋樓洋房哩！」他笑嘻嘻的回答，然后，又自言自語的咕囁道：

「噫！沒想到受一輩子窮，老來登天哩！」說着，他順手拿过一条撕裂了的布袋縫补起來。我心想：怪不的春山說他沒閒着的时候，連这么点時間也捨不得放過呀！

「像这种縫縫补补的活兒，拿去叫妇女備就行啊！」我說。

「值不當的，还是給年輕的們省点工夫多

做点别的吧。」他仍細心的做着他的活兒。我仔細瞅了瞅，縫的針腳兒还挺密實呢。心想：这老漢，一輩子也当男也当女的，鍛鍊的啥都有兩下子哩！

「春台大爺！人們都誇獎你啦，你很積極呀！」

「積極个啥呀！星星跟着月亮走，都虧沾了共產党的光，要不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往哪扔哩！」

这时，院子里傳來一陣脚步声，走向草棚去。春台老漢慌忙放下布袋，一拐一拐的跑出去。我也隨他到院子里。

「誰呀？」他大声喊。

「我！」是个女人的声音。

「干啥？」

「收点草喂牲口。」

「又是你那親家來啦，不行不行！誰准許的？」他使勁抓住那女人的篩子。

「社長！」女人狠狠的回答。

「拿証据來！」

「……」顯然，那女人是說的謊。

「你沾便宜沾慣啦！不是一次啦，你……」



「……不行不行！誰准許的？」

春台老漢有些生氣了。

「不讓收散伙！還值的說些這個！」那女人用勁把篩子一摔，回頭就走。嘴裡還憤憤的嘟囔着：「老該死的，淨找麻煩！」

「什麼？回來！」春台老漢向前搶了一步，手指點划着那女人，嘴唇哆嗦着，臉上的青筋也突了出來，顯然是動火了。他氣凶凶的那個模樣，可真嚇人哩！我怕他們鬧大了，於是忙上前把他拉回到屋裡。

「慢慢和她解釋下就行啦！……」我安慰他說。

他聲音慢慢緩和下來，向我解釋說：

「剛才那個是我的個堂兄弟媳婦。這人就是小氣，總愛沾点小便宜，不是一次啦，哪回她那個親家來，都上這兒收草喂驢子。你不想啊，我自己的怎麼也行；可這是全社的，隨便來弄那還像話嗎！道理她也並不是不懂，全是叫她那個小心眼引的明知故犯。」說完後，他又縫補起那條布袋來。

.....

正在談話中，我發現窗台上放着個紅皮日記本，好奇的打開一看，啊！曲里彎勾的畫滿

了大半本，我仔細瞅了半天，才辨別出是些注音字母，捎帶還有幾個歪歪斜斜的漢字。我像得了件驚奇事兒似的叫喊起來：

「哟！大爺這大年紀啦還學文化？」

「嘿嘿！做到老學到老嘛，啥東西不學還會。你是沒經到這滋味，沒文化可別扭死人哩！往後，這個社會越往前走就越需要識文解字的人了，沒文化算是吃不開啦！到社會主義社會，行動淨機器玩藝，白送你架拖拉機，你也開不轉轉，那還不是猴子吃芥菜——干瞪眼。」他意味深長的說。

「像你這大年紀，學文化可真不易呀！」我說。

「腦子就是不聽使喚啦。那咱還不會和它來個蛤蟆追兔子——工夫里磨。天長日久，一天學一個字，一年還學三百六十個啦。常言說的對：『世上無難事，就怕有心人』。」

「對呀，對呀！」我嘴里這樣答應着，越發覺得這老漢不平凡了。

忽然街上傳來了一陣大車聲。

「是進城的大車回來啦，我去看看。」他說着走出去。

我隨他走出大門。只見他從門旁揣起一個糞筐朝大車那邊走去。這時，我才明白他去干啥。

* * * *

這次和春台老漢見面，是在認購公債大會上。

會場設在北大場園。人一片黑壓壓的，擠的滿滿當當，風雨不透。春台老漢照舊坐在最前面，嗓子眼里還是哼着那支歌。

開會了。社長趙春山把認購公債的意義啦了一遍，會議便轉入了小組討論。就在這時，春台老漢爬起來朝家門口走去。我不知是什麼緣故，於是偷偷擁了擁春山，小聲對他說：

「春台大爺怎麼走啦？」

「啊！」春山兩眼朝春台老漢的背影望了半天，帶點埋怨的口吻說：「是誰叫他來的？像這號事兒，他怎麼能辦的到！這不淨難為老漢子嗎，嘖！嘖！」

「哪有人叫他，是他自個來的。」不知是誰在旁邊說。

最後，還是村支部書記說：「沒什麼，會後和他解釋下好啦，參加會听听，不能認購也

沒坏处。]

就在这当兒，春台老漢笑咪咪的朝會場走來，拐呀拐的走的那个快嚙，兩条腿簡直要翹起了地皮。手里還拿着个烟荷包大的布袋兒，走到主席桌前，就一層一層向下扒那些布片兒。我傻乎乎的看着，春山兩眼也痴了，會場里几百雙眼睛也一齐注視着春台老漢。

解着解着，只听嘩啦一声，白花花的十几塊銀元溜到了桌面上。

「噢！」大家不由得驚叫了一声。

春台老漢把牙一呿，馬上又收斂起來，說：

「这些錢，是我在扛活的時候，一年一年積攢下來的，到如今有三十多年啦。前些年，要飯趕不上門，餓的臉發了青，我肚子『鼓拥』了好幾『鼓拥』，也沒捨得花它呀！總覺着沒兒沒女、沒親沒故的，自己總得為老來扒扯口棺材呀！」他稍喘了口氣，又恢復了那活潑的情緒，說：「登天啦！登天啦！大伙都是我的親人，社就是我的家。說實在的，活還活不夠呢，还想那個死干啥，我還要等着看看社會主義社會呢！」他擦了下嘴角上流出來的唾沫，說：「要建設社會主義，誰不想支根木頭投塊磚呀？」